

愿为考古热 再添一把火

——著名作家岳南对话著名考古学者许宏

编者按

12月3日，著名作家岳南携新书《岳南大中华史》，著名学者许宏携新书《溯源中国》现身北京彼岸书店，与近60名读者相聚一堂，两位大咖就“考古里的中华史”这一主题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。经主办单位授权，本报摘要刊发对话文字稿，与读者朋友们分享。标题为编者所加。

主持人：岳南老师是百万级的畅销书作者，他最著名的作品是《南渡北归》，这次带来的新书是《岳南大中华史——从北京猿人、三星堆到清东陵》，主旨是依据考古遗存来讲述中国历史。许宏老师不仅是二里头遗址的前考古队长，也是公众考古重要的践行者，有个百万级微博账号，这次许老师带来了新书《溯源中国》。我们首先想问岳南老师，为什么想要写这样一本《岳南大中华史》？我们也知道这个书经历了挺长时间的酝酿过程。

岳南：我对考古的兴趣源于第一次去看北京十三陵。我是从山东农村来的，山东农村有很多文物，还有几个春秋时期的墓，但都很小。看到北京十三陵，感觉它们很大，很好奇，就开始对考古有兴趣。

这套书的酝酿，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。当时我爱到魏公村喝酒，喝一场酒五十块钱，那个时候稿费千字三十块钱，写两千字是六十，就能喝一场酒。那个时候写一写，就能写三万字，是九百块钱，拿九百块钱能喝多少场酒啊。于是就怀揣这么一个“目的”去写作，开始了了解，后来我听说十三陵是北京大学派人发掘的，就到北大去，有人给我找了位考古队长。后来我跟考古队长夫人杨仕合作写了一本书，就叫《风雪定陵》。写完之后反响还挺好的，后来写了兵马俑、清东陵等一系列作品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出版方做了策划，以12场考古大发现为基础，从北京猿人到夏商周，一个朝代有一个遗址，这样把中华史串联起来。这本书挺好看，特别是高中生、青年人读一读，还是挺好的，一下子就了解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。每一个遗址都有一个小故事，我觉得很热闹。这本书是让你了解一下历史，了解一下考古，了解一下中华民族发生的事情，开阔眼界。

主持人：岳南老师这本书里面写了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发现，像北京猿人、仰韶、殷墟、三星堆、夏商周时期的文化，时间跨度非常长，一直到刚才说的清东陵。岳南老师，您觉得哪个写得最好？

岳南：这十二个遗址我写得都好。例如“北京人的故事”，关于北京人头盖骨的下落之谜，过程无比惊心动魄。

当时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天，这个北京人头盖骨放在协和医学院地下室。中国的一个工程师，把头盖骨包了之后，用小板车推到了协和医学院的办公室，说这个头盖骨在中国已经非常危险了，要转移到美国去。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看到北京人头盖骨，从此之后北京人头盖骨就失踪了，至今没有下落。

有很多人，包括我们的政府机构去找，从1941年一直找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我一直在想怎么会找不着呢？就一个人一个人去寻访。专门把头盖骨送到协和医学院办公室的那个人，是胡承志先生，是自然博物馆的，80多岁了。再往下，又找到他的院长，但这位院长跟总务长，还有燕京大学的院长司徒雷登，当天晚上就被日军逮捕了。我后来找到《新侨报》一个记者，他找了很多年，我跟他联系，经过十年，我以为能找到，结果还没找到。

前些年，一个日本人临死的时候，说把他北京人头盖骨埋在了日坛公园，还把那个地方的树砍了一块皮，这块皮多么宽，多么长。消息传过来，中科院找，我

中国，您有什么样的考虑？

许宏：接着刚才的话题说，李零先生是“三古”学者：古文献、古文字、考古。东施效颦，我给自己归纳一下，我是“三早”学者，我的主要课题是关于中国早期城市、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，如果再做个简化的话，我这几乎大半生研究的，不大可能超出这个领域，就是早期中国。

我个人面向公众的作品，是从2009年开始写的，都是小书，几十块钱，很便宜。现在有三个系列。

“解读早期中国”是我第一个系列丛书，包括《最早的中国——二里头文明的崛起》《何以中国：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》《大都无城：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》和《东亚青铜潮：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》，以后还会接着往下写。第二个系列，是刚才主持人说的《发现与推理》，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坑，叫《考古纪事本末（一）》，既然是一，就得有二。刚才说的三星堆，是第二本，只谈三星堆学术史上的问题点，这个已经交稿了，希望明年能跟大家见面。第三个是我的自选集系列，第一本是今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踏墟寻城》，第二本是《溯源中国》，是关于早期中国宏观的思考，收的主要是近年新的论文，包括三星堆的两篇。第三本自选集是关于二里头的，马上要出版。

主持人：许老师，很多人误以为您是否定二里头是夏朝观点的持有者。作为前领队，似乎这个观点很有影响力，您觉得您是这样的身份吗？

许宏：我的身份就是原二里头考古队队长，至于我的观点跟我的职务没有关系。也许我对二里头更熟悉一些，因为我当了20年的队长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思考，刚才岳南老师说得比较清楚，如果是要了解中国历史的话，有两个大的话语系统，一个来自文献的，三皇五帝尧舜禹，夏商周。另一个就是考古学的话语系统，有仰韶、龙山、二里头、二里岗等考古学文化及其所处时代，这两套系统，只有到了殷墟才能合流，因为甲骨文出来了，和后世的记载对上了，才能成为狭义史学中的信史。

如果你谈夏的话，夏当然存在，但它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存在的。在上古史与考古学领域，有大量的问题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，到目前为止，几乎不能排除任何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。我一直在说，二里头极有可能是夏、最有可能是夏，但是你要让我说，它肯定是夏，这个我受不了，因为真理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谬误。暂时证据不够，有一分材料说一句话，这是我作为学者的底线和准则。

主持人：两位老师最开始跟考古结缘的方式不同，有的是学院派，学习考古专业，有的是热爱考古，实地探访，大家殊途同归，都跟读者结缘。无论如何大家最后来到同一个点，其实是共同探讨我们对中国历史、中国考古的兴趣，所以很高兴大家能有兴趣关心考古，关心岳南老师的《岳南大中华史》和许宏老师的《溯源中国》。

（文艺君）



岳南先生(左图)和许宏先生(右图)在对话中。



也在找。后来找到那棵树，找到那块树皮，挖了三天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北京人”这个故事，惊心动魄。希望年轻人能够继续找下去，我相信这个东西还是在的，一定会存在这个世界上。

主持人：岳老师写这本书去了很多地方实地考察，走过这么多地方，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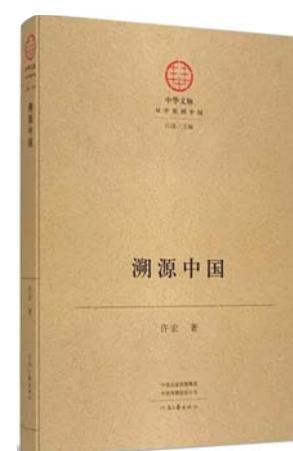
岳南：我去的地方很多，我写到的地方都去了，还不止去过一次，我采访的人有80%都不在了，最早发掘兵马俑的那十几个人都不在了。当年采访了，事情就留下来了，不采访就无法知道了。从抢救的角度来说，也抢救了不少。

二里头，就离洛阳市区不远，当时我也去了，那么一座破房子，那么一个院子，晚上也没有灯，就像村里开的小饭馆。我在那个地方很难生活，但那个地方确实很重要。我们常说的夏商周，到底应该怎么算呢？第一是看历史古籍，第二就是考古挖掘，第三，当年还通过星相记载，将这三个办法结合起来一起用。所以二里头的故事是很多的，这方面可以让许宏老师来介绍一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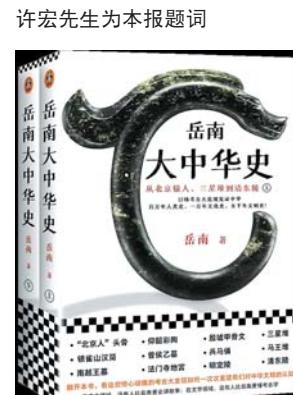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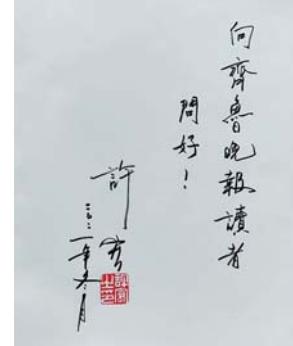
许宏：大家也知道，一位考古人来听一个考古文学作家谈我们这个事儿，大家想一想那种感觉吧。首先是钦佩，在比较年轻的时候，看岳南先生的作品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亲历的，我们应该比他还清楚，但是怎么就能让人家写出来了？岳南先生作为一个圈外人，写的是报告文学，像记者那样执着，一一地访谈贫苦，居然把这个东西写活了，你说我们什么感觉？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，酸的感觉。

我们聊过，好多东西我比岳南老师知道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写，我的《发现与推理》，有学者当时评价说，许老师你这就很敢写了，好多你圈内的东西，都能点到这样的程度，但那跟岳南老师比差远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三星堆，几十年以来地方跟考古工作者的恩恩怨怨，关于文物分配的问题，各种利益纠葛，这可是我们写不出来的，甚至我们都是从岳南老师的书里面才知道这些的。特别难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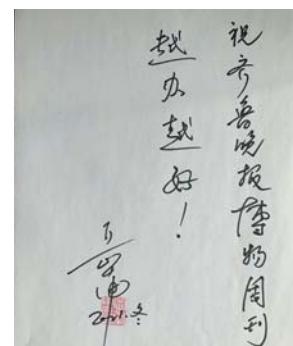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点，我觉得我很惭愧，岳南老师是百万级畅销书作家，如果许宏还算是畅销书作



《溯源中国》，许宏著，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

《岳南大中华史》，岳南著，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

岳南先生为本报题词

家的话，那也只是小众畅销书作家，小众网红，顶多限于学术层面，或者是文化人，这是非常惭愧的。比如说，我一聊，话题就偏学术和沉重，但是像刚才主持人问了岳南先生宏大叙事的问题，他全部化解成故事，所以大家愿意读。岳南老师新书的腰封上有

一句话：在考古领域，没有人比岳南更会讲故事；在文学领域，没有人比岳南更懂考古学。

岳南：前一句可以，后一句不行，我不懂考古。

许宏：我倒认为，后一句可以，前一句不能成立。至少在我这个考古人来看，岳南先生是文学领域最懂考古的人，我觉得没有第二个人，这个没问题。但前一句的考古领域，郭沫若和李学勤先生我们都不认为他们是考古学家，因为他们不懂田野考古，不会挖，这就不是田野考古、一线考古人。2017年我在北大做访问教授，我当时组织沙龙，我先从李零先生的话题开始：李零先生是不是考古学家？这是第一问。当时我也请了李零先生当嘉宾。我的答案是，李零先生当然是考古学家。你看李零先生笑了，李零先生平时不苟言笑，但是我说李零先生是考古学家，他很高兴，因为李零先生号称三吉学者，古文献、古文字和考古，他曾经在我们考古所参加过发掘，包括好几个遗址，因为这个我们才承认他是考古学家。

岳南：我插一句，还有一个李学勤先生，这位先生已经去世了，他是夏商周的专家，在当年中国考古学会，很多人就投李学勤来当理事长，搞考古的人马上提出反对，说李学勤就不是考古学家，考古学家你必须到田野里去挖，挖过的人才叫考古学家。

许宏：这是我们的偏见。

岳南：开始别人跟我说，你熟悉田野考古吗？我不知道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田野考古，就是拿个镐头去挖坟掘墓，你得刨和掘墓，搞完了才是考古学家，换句话说就不是考古学家。然后李学勤就没搞上。许宏的老师徐苹芳先生当了理事长，考古学家还是很严格的。我不是考古学家，我不懂。

主持人：下面的时间想再聊一聊许宏老师这本书。许宏老师是中国问题的追问者，这本书再次以中国为题，我不知道这次写

考考古结缘的方式不同，有的是学院派，学习考古专业，有的是热爱考古，实地探访，大家殊途同归，都跟读者结缘。无论如何大家最后来到同一个点，其实是共同探讨我们对中国历史、中国考古的兴趣，所以很高兴大家能有兴趣关心考古，关心岳南老师的《岳南大中华史》和许宏老师的《溯源中国》。

（文艺君）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马纯潇 组版：颜莉